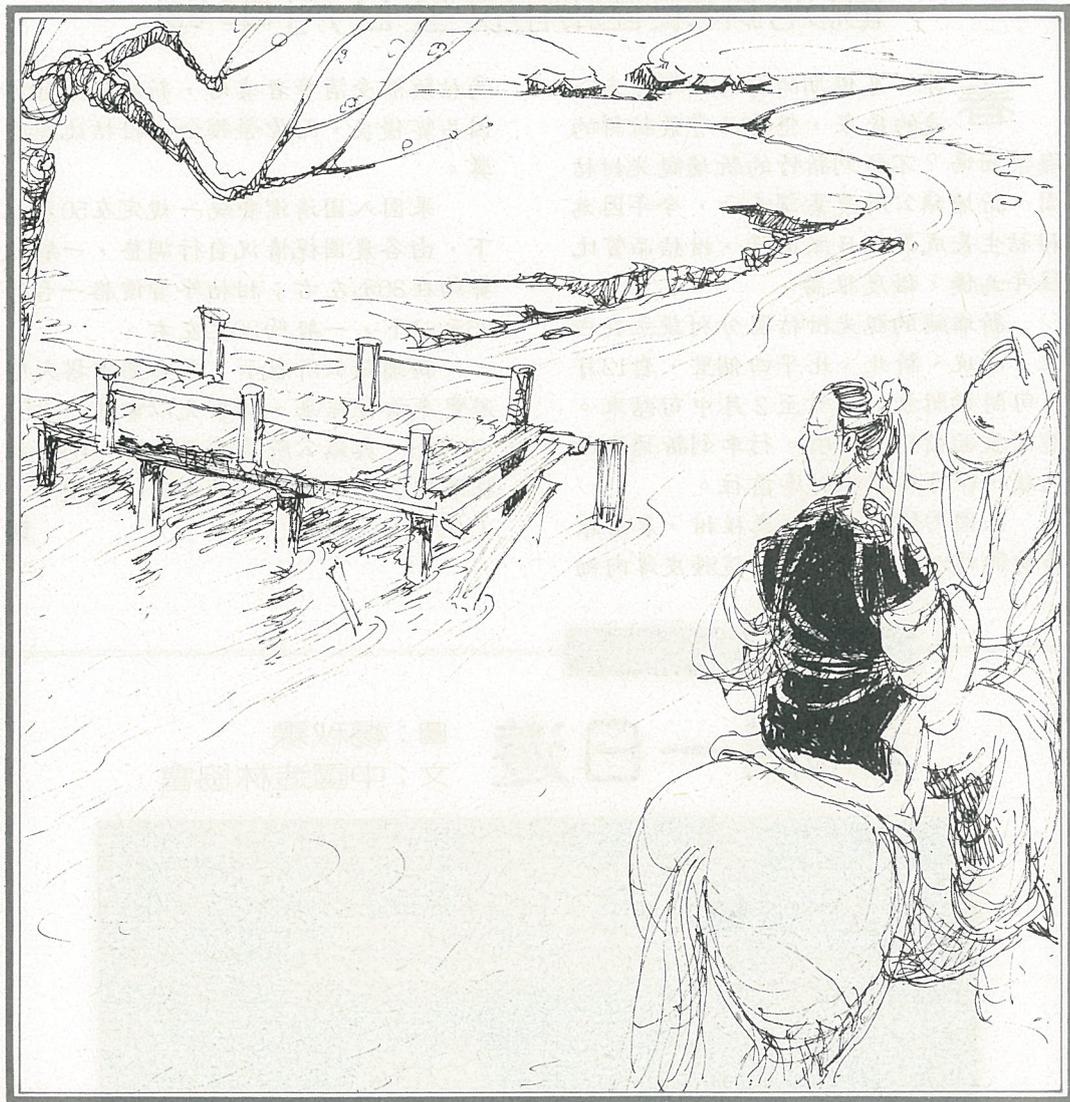


斷橋橫路梅枝亞



遊學上庠，因思家情切，趕在臘月間回鄉的朱翌，欣欣然的騎在馬上。

四野茫茫，這彤雲密布的釀雪天，除非趕路的人，又有誰不躲在家裡取暖呢？行旅客商，那是情不得已了，也大多神色遲重，埋頭趕路，他却不！十八歲的他，自然擁有輕靈歡悅的心境，離家近了，更是載欣載奔，抑不住乳燕投巢的興奮，什麼“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”，對他，那只是一首古老的詩歌，完全無法體會那種沉鬱蒼涼。騎著馬迴目四顧，平野上休耕的田隴、遠村、

烟樹，都和他的家鄉相近，使他油生親切之感，哪引得其什麼傷情愁緒？耳邊，溪水清清冷冷的淺唱低吟，在他耳中，更是一首輕快的歡迎曲……

“哎呀，這橋怎麼斷了？那得沿溪走一里，才有橋過河了。”

老管家嘀咕著，一語未了，天上又飄起雪來。

“唉！唉！雪哟，你湊什麼熱鬧呀？”

朱翌莞爾而笑，他並不在乎橋斷了，要多走一里路，也不在乎下雪，甚至，覺得這搓綿扯絮的雪，下得好極了，

文：劉明儀
書：汪濟
圖：林慧蘭

流水冷冷，斷橋橫路梅枝亞，
雪花飛下，渾似江南畫。
白壁青錢，欲買春無價，歸
來也，風吹平野，一點香隨馬。

朱翌點絳脣 汪濟

流水冷冷，斷橋橫路梅枝亞，
雪花飛下，渾似江南畫。
白壁青錢，欲買春無價，歸
來也，風吹平野，一點香隨馬。
朱翌 點絳脣

美極了！

不是嗎？雪！瞬間鋪白了斷橋，橋邊，幾株老梅，似乎教這一陣雪催開了，幾朵初綻的梅花，綴在橫斜的低枝上，迎雪倚風，嫣然含笑，吐出陣陣寒香。

那麼尋常的小木橋，這一斷，這一積雪，襯上橋下尚未凍結小溪，橋邊吐蕊梅花，活脫成了一幅畫，一幅江南的山水小品。

他想起在京師，酷寒的時節，人們不惜耗費大量的金錢，用爐火，用皮裘，用俗艷的假花，用廉價的青春，為自己營造春天；他們不能不如此自欺，因

為，春，是無假的，是買不到的。

但他却輕易的就擁有了，不是嗎？在回鄉的路上，他達達的馬蹄聲中，風，吹送著梅花的陣陣幽香，陪送著他回家！

這一闕“點絳脣”，是朱翌的作品，朱翌，舒州（安徽潛山縣）人，生於北宋紹聖年間，徽宗政和八年，同上舍出身，南渡後，曾因忤秦檜被貶，是個頗具風骨的人物。這闕詞，是他十八歲時的作品，氣節已隱隱可見。他晚年自號省事老人，卒時七十一歲。 ■